

# 逐流光（宋安宁番外）

老鸨说：「你是院里唯一的赔钱货。」

我说我知道。

我刚穿过来时被秦五爷骑在身子底下。

然后我想也没想就拔出簪子把他刺死了。

事情闹得有些大，老鸨拉着我要见官。

我衣衫不整带着半身的血。

被翠春楼的打手拉在地上扯，吓到了一众恩客。

然后这个时候六王爷出现了。

他蹲下来拨开我脸上覆的头发。

「第一次接客？」

我看着他没说话。

他带着扳指的手摸上我的下颌。

「这女子有趣，本王爷要了。」

老鸨诚惶诚恐，忙应了。

「你叫什么？」他问我。

他等了片刻，见我没张口的意思，解开自己披着的墨色大氅盖在我身上。

「养好你的命，等着本王再来见你。」

我看着他背影，咬了咬牙还是张口，「宋安宁。」

他身形一顿。

我又说了一遍，「我叫宋安宁。」

他声音朗润，带着笑意。

「本王记住了。」

2

我是二十一世纪人士。

无父无母，无牵无挂。自幼在福利院生活，长大后靠着还算可以的脸蛋签进了个一百八十线小女团。

因不愿潜规则被大老板一巴掌磕在桌角上穿越过来。

穿来的第一天就遇到六王。

有六王作保，老鸨自是不敢动我。

她也只敢暗里数落我赔钱货。

然后我跟她说我知道了，吓得她一哆嗦。

她怕我跟六王嚼舌根呢。

3

我和六王第二次见面是在我的屋子里。

院里姑娘们住的屋子，都是以花命名的。

我的就叫馥芍居。

屋里暖炉烧得旺，暗香袅袅熏得人面上发热。

六王进屋脱了外衣，坐在凳上。

「安宁。」

他唤我。

只两个字，叫得我心头发颤。

我坐在离他稍远的地方。

「六王有何贵干？」

「来看你。」

他坐一刻，自己沏了茶。

又坐一刻，饮尽了茶，朝我走近。

越走越近，然后居然贴上我的颈。

「你做什么？」

我胡乱伸手隔开他。

「你不愿意？」

他似是意外。

「你既不甘愿，就告诉老鸨，下次不要在屋里燃这催情香。」

这次是我红着脸应好。

4

他常来看我。

教我习字，为我撑腰。

他念起诗文的嗓音低沉温润，教我抓笔杆的手掌宽厚暖和。

说来可笑，但这真的是我有限人生里所得不多的温暖。

我自小遭人嫌弃，进孤儿院的时候其实叔婶姑舅还在世，只是没人肯要我。

上学的时候因长相尚可，穿着穷酸遭受校园暴力，和老师倾诉的时候还险些被他猥亵。

成绩不好，没上大学，早早出来混社会，加了个八百线的女团也要每天勾心斗角，捡别人吃剩下的饼渣渣。

人情冷暖我见得多了，可放到这个时代背景下。

这个人命卑贱如草芥的时代下。

一点点好似乎能被无限放大转圜成了执念。

5

我生日那天，他来了。

不请再来。

他乘风雪而来，为我带了生日贺礼。

没花什么心思的小东西，金玉铺子的高价货。

我收了随手一放，拉着他陪我吹插在馒头上的蜡烛。

我说这是我家乡的习俗。

他也称好，一同陪我，只是不如我兴趣盎然。

他还同我跟老鸨要一席佳肴同一碗长寿面。

然后看我夹筷子。

他问我，「本王把你赎买出去做外室如何？」

我心凉了半截，饶挑着眉含笑问他，「外室？若是正头娘子我便立时应了。」

他笑，「是本王说笑了。」

那一刻我知道我才是说笑了。

6

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见他。

我习琵琶，习小曲歌调。

咿咿呀呀地唱起来，连老鸨听了目光都要柔上几分。

我倒是不觉得烦，先前练舞时也是。都是一个动作重复来重复去，说白了也差不多。

我学成那日六王来了。

他抚掌赞我。

「妙极。」

我也知道，不过是利用。

他本来是想把我进献给皇帝的，以歌姬的身份。

结果皇帝缠绵病榻，无力欢爱。

所以不如让我陪了高官贵胄，给他换情报。

至于做他的女人，他伊始就提过，是我先拒绝的。

大约美貌而下贱的女人在古代就这两种作用吧。

自己用，或者，给别人用。

7

好在他还没舍得我真去陪那些官员睡觉。

又或者是，他也能理解这种得不到的珍贵。

我成了翠春楼排得上号的雅妓。

卖艺不卖身的那种。

同时我也知道，不止我一个人为六王做事。

我初次见他，他也不过是在物色罢了。

倒成了我的心魔。

他总说我，是他的解语花。

他也说过，「安宁，只有在你这里，本王才能得片刻安宁。」

我还是帮枕在我腿上的他揉压太阳穴。

我觉得这里比现代好，真的。

这样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日子，哪儿是那种处处看人颜色，  
贫苦受累的社畜生活比得上的。

比起「既来之，则安之」。

自甘堕落这个词更适合我。

8

我在日日糜醉的生活里收获快乐。

我不断劝化自己。

这样很好。

之前渴求的——诸如人气，诸如追捧，全在此刻得偿。

直到被某位恩客的巴掌扇回现实。

他把我压在身下，这次没人来救我。

等我再见到六王时。



他眼里多了沉痛的意味。

只是不知道，是单为了我这个人，还是为我这个人折了价。

六王来看我。

他同我说，代我跟老鸨告了假，允我多歇些时日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「你愿意带我走吗？」

没有回应。

9

花魁大赏。

不过是老鸨为了炒高我们身价使的手段。

有运气好的也能给人赎了去。

不过太少人愿意为一个玩物出高价就是了。

他没有来，我也不想让别人赎走。索性自暴自弃唱了一首以古代人审美绝对不会理解的歌。

当初还是我们老板为了蹭热点硬让我们学的。

没想到遇上了李子怡。

我们抱头痛哭。

我是演戏，她是真心。

她和我不一样，同是穿越到古代，她没怎么吃过苦，心里有一盏小太阳。

她眼眸亮晶晶，说遇到我真是幸运，几乎不设防地对我好。

本来老鸨是不放手的，是我暗示她，这是六王的意思。

至于六王知道后会如何，我不做想。大不了把我抓回去就是。

10

我以为我能抛开六王。

直到我在李子怡屋里见到九王。

那一刻我脑子里铺天盖地想到的全都是六王。

我知道他为王储之争心烦。

也知道九王这个素有才能的弟弟是他多恨不得铲除的眼中钉。

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救了。

只是我没想到，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，是我去找他。

他把鸩毒塞到我手里。

他说：「安宁，本王知道，你一定会做好的。」

我说要是我做不好呢。

我没下成毒，他没死，出了各种变数。

我说那到时候我就摔杯为号，乱箭齐发把我们全都射死在里面好不好。

他说：「不，本王不会。」

11

屋里暖炉生得很足，那包放在袖子里的药都带了温度。

但是最后一刻，还是被我替换掉，换成了自己买来的蒙汗药。

只把九王交出去就好，所有人都是无辜的。

我这样安慰自己。

然后我就等到了乱箭齐发的那一刻。

我想若不是谢然死死拉着我，我是想站在箭雨中心的。

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撕心裂肺的「子怡——」

那一刻我知道了我们的区别。

所有人都爱她。

她也值得所有人爱。

12

六王败了。

我知道。

猜到了。

我拖了许多天，也只是等李子怡过来。

我想亲眼看到她好好的。

想对她说一句对不起。

也想告诉她回去的方法。

那法子是我听客人闲聊时说的。

他们提起九王的生母，是受了哪位高僧的指点，得偿夙愿，一走了之。

只是我从来没想着去试过。

我这样一个无牵无挂的烂人。

罢了。

只是，九王——我不知道这世上会不会又多一个伤心人。

12

李子怡问我值不值得的时候。

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无数遍了。

不值得，真的不值得。

可是我没有办法。

我不会放下。

学不会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